

刘安老师

方英文

《刘安剧作选》煌煌三大卷隆重出版！这是戏剧界、文化界的一件大喜事。

我跟刘安老师还是有缘的。大学毕业分到商洛的第二年，也可能是第三年，下乡时跟刘老师一同分到洛南祖师，同住一户人家的一个土炕。此前听到剧团人说刘老师——可能是跟他不对卯的人吧——负面多于正面。但是那次同处十多天，印象全然不同。真要了解一个人，不可全听他人言，而要亲身感知。

刘老师仪表堂堂。就是眼下满头银发，依旧不失当年风采。我那时爱睡懒觉，起来发现刘老师早把农家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给主家担水灌满大缸。此情此景过去只从电影里看见红军八路军驻村时发生。于是感觉刘老师品质高尚，灵魂深处自生一袭优雅干净。

散步到附近一个小学，正逢他们排练歌舞。刘老师就主动辅导他们，一招一式一范儿，真叫潇洒过人。我坐在旁边拉二胡，师生们十分惊讶开心，觉得城里的大艺术家真是不一样。

闲聊时刘老师说他小时在学员班的某天，去找一位极漂亮的成年女演员请教啥事。门帘一掀，那女演员正在擦澡——吓得他转身跑掉，心想闯大祸了，等着挨收拾吧。谁知过后，女演员老远见他要逃，便喊他站住，满面微笑着，指头点着他的鼻子说：“你娃娃呀，把乱子整啥咧！”

这件事我琢磨了几年，终于写成一篇短篇小说《赤芍》。前年江西《星火》杂志约稿，没有新的，就拿出三十年前的旧货搪塞。谁知再次发表，引起小轰动，读者留言一长串，谬奖姚美孙犁、汪曾祺。《小说选刊》也及时转载了。

后来我妻单位分了房子，要打家具。刘老师外甥刚好是木匠，便带着外甥来看房子结构，打了七座的拐角沙发。期间他天天来监工，最后还优惠了二十元。当时二十元，相当于如今两千元吧？

做人在先，作品随后。由此可以解读刘老师的剧作何以始终颂扬人性美好，光明向上，感染观众与读者。

南原

秋子红



太阳像一只金黄色的草帽，斜挂在庄西，村口通往南原的土路两边，白杨树落下来一摞摞长长的阴影，日头早已偏西了。我们提着镰刀，一群群叽叽喳喳出了村庄，十二三岁的半大小子们

背着背篓，七八岁的小屁孩们提着裤袋，我们踏上通往南原的土路，去南原上割草。

南原，距我们村庄有二里多路。一出庄南，一眼就看见田地的深处，横亘在视野尽头的南原，莽莽苍苍，像一道山梁，从西面罗局镇的方向延伸进东面一座叫强家沟的村庄，原坡上从春到秋，野草、树木透着苍绿。南原的原坡，被爱惜田地的村人们平整成梯田，一台一台直到原顶。原顶上，阡陌纵横，一片平坦，三里多远的原边下，就是渭河川道。

站在南原原顶，向北一望，就能看见田地深处我们的村庄。此刻，村庄被一片苍褐色的树木笼罩着，只在树木的缝隙露出几户人家的院墙和屋顶，我们日日居住，总以为浩无边际的村庄，在南原上打量起来，它显得是那样的小，小得就像田地深处一个土疙瘩，透着一种亲切和熟悉，又有着一种新鲜和陌生。

春天一到，南原的土坡便开始泛绿。南原，无疑是村庄里的孩子们拔草、割草的好去处。刺芥、打碗花是猪口中的美味；洋槐树叶、构树叶是羊最爱吃的；野苜蓿、茅草、板板草、牛筋草、莎草，是喂牛喂马的好草料。大自然是一个孩子成长中最好的老师，洋槐树、构树、桑树、楸树、艾草、刺荆、马齿苋、蒺藜，南原土坡上的树木和野草，我们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。傍晚时，我们背着沉甸甸的背篓，提着实腾腾的裤袋，总会满载而归。

对嘴馋的乡村孩子们来说，南原无疑是一座装满各种美味的乐园。春天洋槐花开的时候，站在南原土坡上，一伸手就能将下一把把洋槐花，粉白粉白的洋槐花，甜津津香喷喷，吃得我们嘴里呵出的气都是芳香的；夏天，在南原土坡上的树林里，我们总能找到结满紫红色桑葚的桑树，挂满鹌鹑蛋大酸涩杏子的杏树；深秋时节，我们会把结满软枣的树枝折下来，回家挂在墙上，三五天后，那些羊屎蛋大的软枣会变黑变软，吃起来又软又甜。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记得南原土坡上有一种我们叫“香棒槌”的植物，它的叶子边缘呈细密的锯齿形，用剃草的铲子挖出它的根，细细的就像一根小棒槌，吃起来特别甜，特别香。

故乡是一个“一脚踏三地，鸡鸣听三县”的地方。南原西北方向的罗局镇以及我们村庄，属于岐山县；南原东边那座叫强家沟的村庄，属于扶风县；而南原南边原边下杨家原、魏家原、韩家原等村庄，则属眉县管辖。有时候，村庄里那些胆大的孩子，会领着我们从南原原顶向南走三里多路，一直走到魏家原。站在魏家原村庄边，可以鸟瞰原下的渭河川道。

极目远眺，秦岭像一道钢蓝色屏障矗立在远处的雾霭里。川道里，渭水像一条银白细亮的绢带，从西往东缓缓流去。渭河南岸上，那一幢幢高楼簇拥着的地方，据说就是眉县县城；渭河北岸上，那些摊展着的田地、村庄间，陇海铁路像一辆黑沉沉的钢刀，从东往西一头扎进远方。望着望着，铁轨上开过来一列果绿色的火车，火车汽笛一声长鸣，我们脚下的土地似乎都在轰隆隆颤动，不久火车消失在远方的雾霭里。那列火车从哪里来，它将驶往哪里，最终它又将停在何处？小时候，我曾想过许久，但始终想不明白。

许多年后，现在每次回到故乡，我都要上一趟南原。出了家门，骑车沿家门口那条宽阔的柏油公路一路向南，十几分钟就能到达原顶。原上土坡上，树木森森，一片片麦子或者玉米在静静地生长，大地一片肃穆、寂静。我知道了，在故乡的县志上，南原其实叫积石原，它西自宝鸡，东至武功县的川口，全长达百余公里。我已见过真正的大山，我知道南原它根本就不是山，它只是渭河北岸上一座黄土台原。可是在我心里，南原依然是一座山，它将一个乡村孩子托举起来，让他从高处打量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着的村庄，从高处张望外面的世界。

刘安是陕西一位著名的商洛籍剧作家，以代表作《屠夫状元》《商君商於行》在陈彦的长篇小说《主角》中，能读到他的影子。以他在当代陕西戏剧界的贡献和影响力，为他出版《刘安剧作选》，其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。

《刘安剧作选》入选刘安大戏20部、小戏40部，基本涵盖了刘安在戏剧创作上的艺术成果和个人成就。他创作的剧本《屠夫状元》《商君商於行》《月亮河》等，堪称典范之作，可资后来者借鉴。他的剧作创作经验、技巧、艺术等，都能通过阅读他的作品获得启示、点拨或灵感。通过阅读他的剧作，能够领略一个时代的风华、一代人物的风貌和一方水土的风采、风情、风韵。他的剧作接地气、通灵气、见大气，既贴近时代，又贴近生活，更贴近主题，实在难能可贵。像他这样的剧作家及其剧作，起码在陕西戏剧界，很难无视其存在。

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这是《刘

孙健君，商州人。因其姓氏，自号大圣。其性格豁达开朗、乐观随和，极具感染力，属典型的热心肠。喜好舞文弄墨，致力于书法研究与创作，并颇有成绩和建树。

健君走上书法道路，源于儿时其祖父的告诫。过节时为求一副对联增添喜气，祖父用一晌午的重体力劳动并受到眉高眼低的不屑，才得偿所愿。祖父以工换文的委屈，对健君的激励非常大，自上学开始，写好字就成了他的定向目标。那时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，他对字的爱好还上升不到书法、关联到艺术，仅仅是憋着一口气装点门面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对书法的尊敬也与日俱增。书法之道，首重其功，其次还需天分，也即灵性和悟性。由于生长的环境束缚了

读《刘安剧作选》

孔明

《刘安剧作选》给我最大的启示。那些戏——特别是家喻户晓的那些戏，与其说是刘安的杰作，毋宁说是时代的产物；如果说时代是孕育者，那么刘安就是接生婆；呱呱坠地，瓜熟蒂落，归根结底是刘安的本事。时代借助刘安之笔精雕细刻，营造了一个个人生梦想，也还原了一个个原生态的社会真相。既写意，又写真，“戏说”桑田沧海，“剧透”前世今生；文笔吐出莲花千百朵，剧作放射人间万种情。我在阅读的时候，文字像蝴蝶飞舞，灵动似春风拂柳，画面此起彼伏，旋律骤然依附，一幕幕戏台情境现场般扑面而来，活龙活现，挥之不去，直把我的脑海幻化成了戏台。我想刘安的剧作艺术魅力及其文学价值应该就在这里，他悟透了人生如戏，因而懂得如何用戏去展示人生、透视人生、解读人生、呈现人生、还原人生！

读《刘安剧作选》，真是一种艺术享受。要获得这种享受，一定要阅读原创，

只观看表演显然不够，此二者虽然相辅相成，但显而易见，不容否认原创是根基、是灵魂、是蓝本，是不可或缺的，倘若缺如，戏演得再好，也是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、无病呻吟。作者的才情笔意、创作冲动、良苦用心、价值取向等，都寄养在字里行间，有如魂魄附体，必须借助阅读去感悟、去揣摩、去想象，只有读进去了，与作者的创作之心对上了，会心一笑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才会真正感受到刘安剧作之美——妙哉，妙在作者倾情一如的匠心！

读《刘安剧作选》，能读出岁月感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剧作并未过时，而是定格于各个时空，随即被打包收藏了。剧中呈现的岁月，有的我经历过，有的我听说过，有的我无缘耳闻目睹，却具有身临其境之感。回头看，戏中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。每一位现实中人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，都在自觉、不自觉中履行时代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。主角，配角，生旦净丑，包括

跑龙套的，都是自己的选择，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，此中奥妙，唯独戏能淋漓尽致地表达。刘安先生深谙此道，懂得“道可道非常道”，却道他人之不道、之未道、之未敢道，从而道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。

戏里有道，道在戏中。“矮人看戏何曾见，都是随人说短长。”其实不独是“矮人”，就算不是矮子，坐在最前排，也未必真能看出戏里的门道，更别说深意了。要想真看懂戏，还是要先看懂原创剧本。不说别人，只说我。我在阅读《刘安剧作选》的时候，眼前总恍惚，恍若隔世，感觉自己就是刘安剧本里的某个角色，随即泪流一脸。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。”是真的呀！

我敬爱刘安先生，是因为《刘安剧作选》；读了《刘安剧作选》，我更敬爱刘安先生了。不，那不是《刘安剧作选》，那就是八旬翁刘安，他把他的青春年华、天赋才情、灵感荣耀，全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剧作创作里。

随写孙健君

李渊

眼界和想象力，他开始只是做着对字的形态分析和解读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熟悉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研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精练，看似简单的重复，却为以后的进步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书就是写，法就是度。先书而后法，书与法是辩证的统一。刘照熙《艺概》说：“高韵深情，坚质浩气，缺一不可为书。”“书尚清而厚，清厚要必本于心行。不然，书虽幸免薄浊，亦但为他人写照而

已。”健君深谙此理，善向大家学，善与众者交。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，工作之余，他便系统学习相关书法理论和专著，收集各种名帖名拓，追根溯源，师古法古，兼收并蓄，寻找自己的路。两果讲“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，这也是好事，常人望而却步，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。”由于坚持，不断练习，健君逐渐专注于行书的创作，以“二王”字体为基础，傅山、王铎等明清行草为蓝本，提炼自己的书法语



商洛山

(总第2460期)
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绿水青山樱桃红

扬清

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在绿植遍布的市区里，看到那漫润过山野气息的红樱桃，倒并无那感叹时光如梭的惆怅情绪，有的多是对那红红的樱桃给这绿水青山增添的一抹亮丽红色的感叹。所感叹的是在这崇山峻岭、连绵起伏的秦岭山脉脚下，也会出产樱桃这样小巧玲珑、晶莹剔透的水果！印象里，总觉得像樱桃这样果肉紧致、色泽鲜明的时令水果，应该是产自钟灵毓秀的江南水乡才是。然而，商洛山间就是能种出口感

清新、滋味甘甜的樱桃来，这莫不是证明地处陕南的商洛不论是在地理上，还是在气候方面都有几分江南水乡的神韵？我们生活在这儿，吃着秦岭山里这样清甜的樱桃，倒也是便宜地享受到了秦岭那合和南北、泽被天下的福利了。

在市区街上卖的樱桃，并不像超市里的水果展台上堆着的樱桃。超市里的樱桃又是打光，又是喷洒水汽，又是包着这样那样的包装。而那些放在街头竹筐里的樱桃，它们招揽顾客的方式就简单

多了，它们就是安安静静地躺在竹筐里，上面可能还沁着清早采摘时还没有干透的露水，或者是农民把樱桃卖完后，用所得给孩子买些好吃、好穿的愿望。这时，就越发觉得那些装在一个个竹筐里的樱桃好看又好吃了。农民们把对生活的愿望装在一个个装樱桃的竹筐里，而且每年送到城里来卖的樱桃都晶莹剔透、果大味甜。在春夏相交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提着红艳艳的樱桃，给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商山洛水，增添一抹从他们内心向外渲染出来的红火的喜庆！